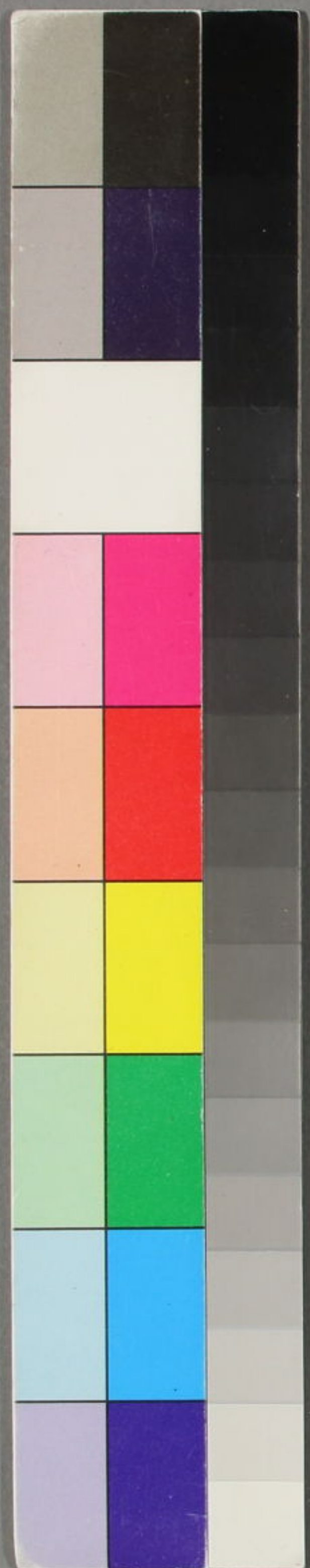


開宗  
直解

黿頭七書

四





武經直解開宗合參

江陵張居正泰嶽父輯著

禹航嚴 沈顯亭父鑒定

錢塘汪 琪擔滿父纂序

文韜之文事先於武備也

文師者文王田於渭南遇呂尚與語悅之立以為師也

標題武經七書全文卷七

西陵汪惟宸訂正

六韜

韜之為言藏也其書舊稱太公所著而張子房得之於圯上老人者但中間設為武王與太公問答辭多鄙俚中引避正殿乃戰國後事是說之謂為兵家權謀之書陳植謂為後世依托得之矣惟葉適謂自龍韜以後四十篇條畫變故預設禁禦皆為兵者所為當講習

文韜

文師第一

小林氏藏





文王是后稷十二世孫為商西伯姓姬名昌史編周太史名編掌卜者也田是田獵渭水名水北曰陽龍鱗虫之長無角曰螭龍形與螭同龍形似熊文王將獵史編布卜得兆曰田於渭陽將大有得焉所得非龍影亦非虎羅其兆將得公侯蓋天遺汝師以之佐昌而施友三王也三王文王武王成王文王曰卜兆之吉能至此乎史編對曰編之太祖名史疇者為禹占得臯陶兆比於此文王聞史編之言致齋三日求賢之誠也乘田獵之車駕田獵之馬乃田於渭水之陽終見太公坐茅垂釣於濱以漁漁捕魚也文王撫而問之曰子樂於捕魚耶太公對曰君子意不在魚意其志小人意其利樂其事今吾漁釣甚有所似也文王曰何謂有似也太公曰釣之權

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有得焉所得非龍非虎非羅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友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為禹占得臯陶兆比於此文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曰子

有三祿等以權謂以餌取魚以祿取人死等以權謂者餌必有死魚似重祿必有死士也官等以權謂魚之大小各異其用似賢之大小各異其任也夫釣以求所得也究其情深可以觀得人之大矣文王曰願聞所謂情者太公對曰泉源深而水則流水流浩蕩而魚生之情也植根深而木則長木長茂盛而實生之情也君子若情相同則親而相合親而相合事乃生之情也言語應對情之文飾也言至情者事之至極也今臣言本至情無所諱忌君其情惡之乎文王曰惟仁德之人能容受正諫不憎惡至情吾何為其惡至情哉緝釣魚織也太公對曰緝之絲微釣之餌明小魚來食之緝之絲細釣之餌香中魚來食之緝之絲降釣之餌豐大魚來食之夫

樂漁邪太公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文王曰何謂其有似也太公曰釣有三權祿等以權死等以權官等以權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文王曰願聞其情太公曰源深而水流水流而魚生之情也根深而木長木長而實



魚食釣上之餌。乃牽制於縉而不能脫。人食國家之祿。亦服從於君而不忍去。故以香餌取魚。魚可殺而食之。以毒藥取人。人可盡而用之。若盡得人。用則以家而取國。國可拔。而有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盡得。而服嗚呼。是太公又嗟嘆而言。曼曼縉縉。言人雖眾盛。而人心不歸。後必至于散亂。嘿嘿昧昧。是遵養時。若人心已得。則光華昭著。必遠被矣。微哉。聖人之德。誘人而人自歸之。此殆衆人所不能見。而樂之。而聖人獨見而樂之也。聖人之慮。天下欲各使之得歸。其次而立收斂人心之法焉。次舍也。收斂之法。即下文仁德義道也。文王曰。立收斂人心之法。何如。而天下即皆來歸。太公對曰。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與人同天下之利者。則必

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親合。親合而事生之情也。言語應對者。情之飾也。言至情者。事之也。今臣言至情。不諱。君其惡之乎。文王曰。惟仁人能受正諫。不惡。至情。何為其然。太公曰。縉微餌。明小魚食之。縉網餌。香中魚食之。縉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

得天下專擅天下之利。而不與人共者。則必失天下。天有歲時。地有貨財。得其時。得其財。是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人所最苦。死難急。患上人能免難。而救濟之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其憂。同其樂。同所好。同所惡。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久莫不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文主再拜曰。信哉。敢不受天誥。誥之命乎。乃載太公與俱歸。立為師號。曰尚父。非云天遺於師。故曰受天誥命。為尚父。得二句言。非常遇合。便有非常非應。故一在千百年上。一在千百年下。蓋由朝良喜起。精神寤寐之交。自見於兆中。非自暮所能論。蓋君子樂句。周家開八百載之業。太公之得其志也。不

牽於縉。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嗚呼。曼曼縉縉。其聚必散。嘿嘿昧昧。其光必遠。微哉。聖人之德。誘乎獨見。樂哉。聖人之慮。各歸其次。而立斂焉。文王曰。立斂何若。而天下歸之。太公曰。



可如隱居以求志議。○釣有三句。這是太公借釣來說言釣王却有三等權柄。○情深可句。言即釣王以觀釣帝釣王釣國釣天下釣當代釣萬世也。情深者究其事情之深遠處。○君子情同句。情同親合是極難的。如太公與文上可謂情同而親合矣。○親合而句。重在親合上。如太公與文王親合而後周家之事生。見得君臣要情氣相投。纔能作事。○大哉聖人句。天下相志於聖人之德而不知為德所招。揀聖人利安天下之意誠微妙而莫可言也。○立歛何句。天下歸之其事誠難。立歛之法何着。而天下即歸何着。一字重發。其妙。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

所在天下赴之。凡以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之詔命乎。乃載與俱歸。立為師。

盈虛者氣化盛衰人事得失之所致也。

文王問太公曰。天下熙熙然廣大而一盈一虛。一治一亂。所以如此者何也。果

盈虛第二

文王問太公曰。天下熙熙一



其君賢不肖不同所致乎抑係天時變化之自然乎公對曰人君不肖則國家危殆而生民擾亂人君賢聖則國家安寧而生民治平禍福人君所致不在天時也文王曰古聖賢之君可得聞乎公對曰昔者帝堯之王天下上古之世所謂賢君也堯是屋棟楹榱也楹榱柱也茅草名茨蒺藜也文王曰帝堯治道如何公對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為飾錦繡文綺不為衣奇怪珍異不視於目玩好之器不為寶淫佚之樂不聽於耳宮之墻垣屋室不施茅白之邑蕞穉楹榱不雕斲為文彩茅茨編滿庭前而不剪除鹿皮為裘以禦冬寒布衣以掩形體粗厲梁米為飯藜藿之菜為羹而食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織之時則治吾心省約吾志從事乎無為之治

盈一虛一治一亂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賢不肖不肖乎其天時變化自然乎太公曰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則國安而民治禍福在君不在天時文王曰古之賢聖可得聞乎太公曰昔者帝堯之王天下也上世所謂賢君也文王曰其治如何太公曰帝

吏有志正奉法者崇其爵位廉潔愛入者厚其俸祿民有孝父母慈幼者則愛之敬之盡力於農桑者則慰之勉之旌刑淑善邪慝之人表其門閭以勸善而懲惡平其心志正其禮節以法度禁止姦邪詐偽存養天下鰥寡孤獨之人賑濟贍養禍患喪亡之家其自奉於己也甚微薄其賦役於民也甚寡少以萬民富足歡樂無飢寒之色百姓感戴其君如日月親愛其君如父母文王聞曰大哉帝堯真賢德之君也君賢聖句賢聖兼心法身法治法講言君果賢聖國即安民即治矣國安民治正君賢聖處將下文禍福在君不在天時立意最妙○上世所謂句無一物不儉已自奉無一事不與民計安危繫炤下文宮垣屋室等語更妙○賢君從事

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飾錦綉文綺不衣奇怪珍異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佚之樂不聽宮垣屋室不施蕞穉楹榱不斲茅茨編庭不剪鹿裘禦寒布衣掩形糲梁之飯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織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乎無為吏忠正奉法者尊其



句無為兼治身治民者不多事以自擾  
不多事以擾民所謂無為也。○賢君平  
心句平心以心法言正節以身法言蓋  
心志平則天下無不平禮節正則天下  
無不正。○百姓戴句是慕為戴完的光  
景如日月見天下沒有不戴日月的  
便沒有不戴完的沒有不戴日月的不  
戴仰的便沒有不戴完不沾沐的。○大  
哉賢德句賢德即上受金銀珠玉不飾  
等語

位廉潔愛人者厚其祿民有  
孝慈者愛敬之盡力農桑者  
慰勉之旌別淑慝表其門閭  
平心正節以法度禁邪偽所  
憎者有功必賞所愛者有罪  
必罰存養天下鰥寡孤獨賑  
贍禍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  
其賦役也甚寡故萬民富樂  
而無饑寒之色百姓戴其君

如日月親其君如父母文王  
曰大哉賢德之君也

國務第三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為國之  
大務欲使主尊人安為之柰  
何太公曰愛民而已文王曰  
愛民柰何太公曰利而勿害

國務者治國之要務如所云愛民之道  
是也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治國之大務欲使  
主尊民安為之柰何太公對曰國以民  
為本治國大務愛民而已文王曰愛民  
柰何對曰均以田宅之利而勿傷善之  
緩以成全之道而勿毀敗之授以生養  
之方而勿殺伐之厚以賜與之恩而勿  
侵奪之慰其安而勿勞苦之成其喜悅  
而勿忿怒之文王曰敢請解釋其故太



公對曰民不失養桑之務利之也農不  
失耕獲之時成之也刑不施無罪之人  
生之也薄其賦歛之物與之也儉官室  
臺榭而不役使樂之也為吏者清白不  
苛刻擾害喜之也民失養桑之務則害  
之農失耕獲之時則敗之民無罪而行  
罰則殺之重賦歛之物則奪之多營造  
宮室臺榭以疲勞民力則苦之為吏者  
昏濁苛刻擾害其民則怒之故善治國  
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其子如兄之愛其  
弟見其飢餓寒凍則為之憂見其勤勞  
困苦則為之悲賞罰如加自己之身賦  
歛如取自己之財此乃惠愛人民之道  
也為國要務有加於此乎  
為國之大句大務指下愛民言然所以  
愛民只在利而勿害教件○主尊人安  
句主如何尊惟人安而尊之也使人不

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  
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  
曰敢請釋其故太公曰民不  
失務則利之農不失時則成  
之不罰無罪則生之薄賦歛  
則與之儉官室臺榭則樂之  
吏清不苛擾則喜之民失其  
務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  
無罪而罰則殺之重賦歛則

安主亦無由而尊矣主尊人安必自愛  
民始○為國愛民句言憂其飢寒悲其  
勞苦賞罰如加身賦歛如取已終非愛  
民之真要任利而勿害乃為國愛民之  
道也

奪之多營造宮室臺榭以疲民  
力則苦之吏濁苛擾則怒之  
故善為國者馭民如父母之  
愛之如兄之愛弟見其饑寒  
則為之憂見其勞苦則為之  
悲賞罰如加於身賦歛如取  
於已此愛民之道也



大禮者論君臣之大禮也

文王問太公曰君臣之禮如何太公對曰為君者欲其善於臨民為臣者欲其善於沉伏沉伏謙抑之意臨民者貴乎不驕而無遠於民沉伏者貴乎不欺而無隱於君故為君施恩欲其普遍為臣守心欲其安定恩普遍所以則天也分定安所以則地也君恩無不溥洽臣守無敢僭越此大禮之所以成也文王曰人主之位如何對曰安徐而靜不妄動也柔節先定不剛猛也善與而不爭惠施流布也虛心不自滿也平志不私曲也待物以正不徧黨也文王曰人主之聽如何對曰聽其言勿妄而許之勿迎而拒之許之則失吾心之守拒之則閉塞吾耳之聽蓋天下之言無有窮極

大禮第四

文王問太公曰君臣之禮如何太公曰為上唯臨為下唯沉臨而無遠沉而無隱為上唯周為下唯定周則天也定則地也或天或地大禮乃成文王曰主位如何太公曰安徐而靜柔節先定善與而不爭虛心平志待物以正文王

想高山往仰之而不可止事變之來無有底止如深淵在前度之而不可測惟吾心神明之德以正靜為極而耳目身無邪僻之干矣文王曰人主之明如何對曰目貴乎明耳貴乎聰心貴乎智人君以天下之目視則無所不見以天下之耳聽則無所不聞以天下之心慮則無所不知輻輳車輻共一轂也言二者並進則人主之明不矣君臣之禮何君則天如天不覆臣則地如地有常職此君臣之禮有一定之則者○神明之德何神明心也心本虛靈若為物欲所蔽遂使神明者不復神明而德非其極矣今誠勿許勿拒則不徧不倚無思慮感應俱泯于心非德之極至哉人君欲主聽其先以治心為

曰主聽如何太公曰勿妄而許勿逆而拒許之則失守拒之則閉塞高山仰之不可及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文王曰主明如何太公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



明傳者以至道之言明傳之子孫也

漢武王名也。昔文王寢疾召太公望太子發在側。文王曰。嗚呼。今天將棄予。周家之社稷將以屬汝。予欲師至道之言。以明傳之子孫。當如何。太公曰。王何所問。文王曰。古先聖人之道。其所以行而止。其所行而起。可得而聞。公對曰。見善而反。生意情之心。時至而反。有疑惑之意。知其事之非。不能避而反處之。此三者。于先聖之治道。所以止而不進也。

不知也。輻輳並進。則明不蔽矣。

明傳第五

文王寢疾。召太公望。太子發在側。曰。嗚呼。天將棄予。周之社稷將以屬汝。今予欲師至道之言。以明傳之子孫。太公曰。王何所問。文王曰。先聖之

柔順而能沉靜。則有守。其而能敬。則處已接物。皆能謹強。教而能卑弱。則能有容。堅忍而能剛勁。則能有為。此四者。于先聖之治道。所以起而不止也。故義勝欲。則國昌。欲勝義。則國亡。敬勝怠。則獲吉。怠勝敬。則必滅。義勝欲。句以行事。言義則理為之主。欲則物為之主。能以此而勝。彼則日至于昌。盛矣。○敬勝怠。句以存心。言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弛。能以此而勝。彼則嘉祥集于斯矣。

道其所止。其所起。可得聞乎。太公曰。見善而怠。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靜。恭而敬。強而弱。忍而剛。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



六守者以仁義忠信勇謀六者守之而不知也

六守第六

文王問太公曰凡為國之君為民之主所以失之者何也太公對曰不能謹慎其所與之人也人君有六守三寶之人不可不謹取文王曰何謂六守太公對曰一曰仁心之全德也二曰義處物而得其宜也三曰忠盡己之心也四曰信以實之謂也五曰勇剛毅有為也六曰謀善書萬變之謂也此謂之六守也文王曰謹擇六守之人其術奈何太公對曰富之以財而觀其無犯貴之以爵而觀其無驕付託之重任而觀其無轉志使之有所作為而觀其無隱危之以險難而觀其無恐考問之以事變而觀其無窮富之以財而不犯者仁也貴之以爵而不驕者義也付託以重任而心

文王問太公曰君國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太公曰不謹所與也人君有六守三寶文王曰六守何也太公曰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謀是謂六守文王曰謹擇六守者何太公曰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

不轉後者忠也使之有所施為而無隱者信也危之以險難而不恐者勇也問之以事變而不窮感者謀也此皆用人之術不可不謹所與也人君無以三寶假人為敵國資三寶借入則君失其威矣文王曰何謂三寶太公對曰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為農者一聚其鄉則穀食足為工者一聚其鄉則器用足為商者一聚其鄉則貨財足三寶合聚各安所處民乃無他慮由是各安其業無有作亂于鄉族者矣臣無使富於君都無使大於國言人各守其分也六守長則人皆俊良君乃昌盛三寶全則民皆順服國乃安寧此總言六守三寶之效也

觀其無驕付之而觀其無轉使之而觀其無隱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而觀其無窮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貴之而不驕者義也付之而不轉者忠也使之而不隱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窮者謀也人君無以三寶借入則君失其威文王曰敢



是我國家一寶必兼而有之此一事之大旨

問三寶太公曰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無亂其鄉無亂其族臣無富於君都無大於國六守長則君昌三寶全則國安

守土者保守吾國之土疆也

文王問曰保守吾國之境土奈何太公對曰無疏遠加族之親無怠慢天下之衆無撓其左右之人控御其四方之土無假借人以國柄借入國柄則失其威權無掘壑而附丘壑深谷也丘高山也如為下必因河澤不可制于難也無舍本而治末不務農桑而務技巧則無儲蓄矣日至中天必熾熱而彗彗暴乾也操刀者必欲其割執斧者必欲其伐日至中天而不彗是謂失時矣操刀而不能割則失便利之期矣執斧而不能伐賊人將來害之矣涓涓之水不能壑塞將為江河而不可制矣熒熒之火不能救止將成炎燄而無可奈何矣兩葉初生不能除去將執斧柯而伐之矣皆

守土第七

文王問太公曰守土奈何太公曰無疏其親無怠其衆撓其左右御其四旁無借入國柄借入國柄則失其權無掘壑而附丘壑無舍本而治末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



言時之不可失而事之貴早圖也是故  
入君必欲從豐於富不富則無以為仁  
富而有富也民富則為仁矣所謂禮義  
生於富足也不施與則無以合九族之  
親疎其九族之親則國有害矣其天下  
之眾則國必敗無假借人以利器假借  
人以利器則為人所害不能終其世此  
結上文文收權勢之意文王曰何謂仁義  
太公答曰敬其眾而不怠合其親而不  
疎敬其眾則一國和合其親則九族喜  
所謂仁義之紀無使人侵奪汝威權因  
其人心之明順其天道之常順者任之  
以德逆者絕之以力人君能敬其事而  
無疑則天下之人心和服矣  
掘壑句言掘壑切不可附丘如附丘而  
掘之則難為功使為下而因之則易為  
力玩而字便則○人君從事句富慎富

將來涓涓不塞將為江河熒  
熒不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  
將用斧柯是故人君必從事  
於富不富無以為仁不施無  
以合親疎其親則害失其眾  
則敗無借人利器借人利器  
則為人所害而不終其世文  
王曰何謂仁義太公曰敬其  
眾合其親敬其眾則和合其

民言富貴乃守土之本務申前無舍本  
之意○人君仁義句紀是總領處不可  
當經紀字看只是敬眾合親便有許多  
吉祥福澤若不知紀雖施仁義豈能家  
給人與必有時盡也○順者任句順德  
去逆是借義以行仁之紀要超下句說  
任德者使民速得為善之利也

親則喜是謂仁義之紀無使  
人奪汝威因其明順其常順  
者任之以德逆者絕之以力  
敬之勿疑天下和服

守國保家之道

守國第八

文王問曰人君保家國家其道奈何太  
公對曰君今齋將告君以天地經常之  
理四時生長收藏之妙及仁聖隱見之  
道氏機發動之情文王乃齋七日北面

文王問太公曰守國奈何太  
公曰齋將語君天地之經四



再拜太公而問之太公曰天生四時以成歲地生萬物以養生天下有民聖人為君而司牧之故春之為道令王於生發育庶物故萬物得以榮夏之為道令王於長蕃茂華秀故萬物得以盛秋之為道令王於斂華寔以成故萬物得以盈冬之為道令王於藏草木凋謝蟄蟲隱伏故萬物得以靜萬物盈則藏藏則復起而生衆人莫知其所以終莫知其所以始聖人則天法地配谷四時以為天地之經紀經謂經緯紀謂綱紀故天下盛治不待作為仁聖之在側微者皆隱藏而不見天下既亂仁聖之士皆佐昌而起用撥亂世而反之治至道其如此也聖人之在天地間也其所寶者固大矣寶指民也因其恒常之道而撫視之則民安使民心一動而為撥發机

時所生仁聖之道民機之情王齋七日北面再拜而問之太公曰天生四時地生萬物天下有民聖人牧之故春道生萬物榮夏道長萬物成秋道斂萬物盈冬道藏萬物靜盈則藏藏則復起莫知所終莫知所始聖人配之以為天地經紀故天下治仁聖藏天

動而有得失則爭矣陰兵刑也陽德澤也故發之以陰會之以陽謂刑以伐之德以合之也聖人為之先唱而天下從而和之凡物極則反其常故莫進而與之爭莫退而與之遜務得其中和之道守國若能知此進退經常之道則與天地同光矣天地仁聖句當以仁聖在王天地無形與聲參贊化育每微之聖人則聖人包括天地而曲成其德者不知幾經酬酢矣則謂聖人即天地可也於此乃見聖人配之二句經者一定不易也紀者井然有理也蓋春生夏長秋斂冬藏是天地不易之經紀聖人亦決不能使生易斂斂易生波蓋亦有一定之經不亂之紀故聖人以其生者配天地之生以其斂者配天地之斂如此○聖人因常

下亂仁聖昌至道其然也聖人之在天地間也其寶固大矣因其常而視之則民安夫民動而為機機動而得失爭矣故發之以其陰會之以其陽為之先唱而天下和之極反其常莫進而爭莫退而遜守國如此與天地同光



句常者親序敬別之常道也。聖人因民各具而觀察之見其順于常則獎勵之見其反乎常則誘掖之斯民無不順其常而有不安者乎。○聖人哉陰句。英有開發振作之意會。有收斂聚合之意。○守國與天句。根上之而言。言能如此守國則人君之安民與天地之盡物同光矣。須發聖人與天地同麗見聖人有功于天地也。

上賢者以賢者為上以不肖者為下也

文王問太公曰王人者以何者為上何者為下何所取何所去何所禁何所止太公對曰以賢為上不肖為下取誠信之士去詐偽之人禁暴亂之端止奢侈之心故王人者有六賊七害

上賢第九

文王問太公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太公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偽禁暴亂止奢侈故王人者有六賊七害文王曰願聞其道太公曰夫六賊者一曰臣有大作官室池榭遊觀倡樂者傷王之德二曰民有不

也文王曰願聞其道何如太公曰夫所謂六賊者一曰臣下有大作官室池榭以遊觀倡樂此臣之縱欲者則傷王之德二曰民有不事農桑之業任氣游俠犯歷國之法禁不聽從吏教此民之梗化者則傷王之化三曰臣有交結朋黨壅蔽賢智遮障主明此臣之黨惡欺君者傷王之權四曰士有抗志不屈自負高節以為氣勢外則私與諸侯交結不自重其主此士之慢上而通外者則傷王之威五曰臣有輕入君之爵位賤有司之職任耻與君上犯難而此臣之自愛而不忠者則傷功臣之勞六曰強大之宗相侵相奪陵侮貧弱之民此宗姓之驕橫而害民者則傷庶人之業所謂七害者一曰無智略謀之人而重之以賞尊之以爵故強勇輕戰者皆僥

事農桑任氣游俠犯歷法禁不從吏教者傷王之化三曰臣有結朋黨蔽賢智障主明者傷王之權四曰士有抗志高節以為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王之威五曰臣有輕爵位賤有司羞為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六曰強宗相侵相奪陵侮貧弱之業



侍於外王者慎勿使之為將二曰有虛  
名無實行出入異言掩人之善揚人之  
惡進退為巧好之事王者慎勿與之同  
謀三曰實朴其身躬寢惡其衣服語無  
為以求虛名言無欲以求厚利此虛偽  
之人也王者慎勿近之四曰奇異其冠  
帶卓偉其衣服廣博其聽聞辯給其言  
辭虛論高議以為容美可觀窮居靜處  
而誹謗時俗此姦邪之人也王者慎勿  
寵之五曰讒佞之人務于苟得以求官  
爵果敢之人輕易於死以貪祿秩不圖  
謀大事但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取說  
于今主王者慎勿使之六曰務為雕文  
刻鏤技巧華飾之物而傷害農事王者  
慎勿使之七曰偽方異技及巫蠱左道不  
善之言幻惑良善之民王者必止之故  
民不為力於農畝非吾國之民也士不

七害者一曰無智略權謀而  
重賞尊爵之故強勇輕戰僥  
倖於外王者謹勿使為將二  
曰有名無實出入異言掩善  
揚惡進退為巧王者謹勿與  
謀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  
語無為以求名言無欲以求  
利此偽人也王者謹勿近四曰  
奇其冠帶偉其衣服博聞辯詞

誠信以事上非吾國之士也臣不忠諫  
其主非吾國之臣也吏不均平靜潔而  
愛人非吾國之吏也相不能富國而強  
兵調和陰陽以安定斷棄之主又不能  
正群臣使不邪枉定名寔使無虛偽明  
賞罰使善惡分樂勸民使不失業非吾  
國之相也夫王者之道如龍首龍首居  
高而遠望視深而聽審示其形使人知  
所畏隱其情使人不可測若天之高遠  
而不可究極也若淵之深澁而不可度  
量也故其人可怒而不可怒其臣乃作其  
人可殺而不可殺大賊乃發其勢若不能  
行敵國乃強盛而不可制矣文主曰公  
言善哉

虛論高議以為容美窮居靜  
處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  
謹勿寵五曰讒佞苟得以求  
官爵果敢輕死以貪祿秩不  
圖大事貪利而動以高談虛  
論說於人主王者謹勿使六  
曰為彫文刻鏤技巧華飾而  
傷農事王者必禁七曰偽方  
異技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



而盜時其推者惟如龍首則微示以形而不露其情使天下仰望之有不敢測而擬議者矣

感良民王者必止之故民不盡力非吾民也士不誠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諫非吾臣也吏不平潔愛人非吾吏也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和陰陽以安萬乘之主正群臣定名實明賞罰樂萬民非吾相也夫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示其形隱其情

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淵之深不可測也故可怒而不怒姦臣乃作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兵勢不行敵國乃強文王曰善哉

舉賢第十

文王問太公曰君務舉賢而

舉賢者舉其賢才也

文王問曰君務舉賢而不能獲其功世亂愈甚以至危亡者何也太公對曰舉



賢而不能用是有舉賢之虛名而無用  
賢之實功也文王曰舉而不用者其失  
安在太公對曰其失在君好用世俗  
之所稱譽者而不得真賢也文王曰此  
說何如太公對曰君以世俗之所稱譽  
者為賢以世俗之所誹毀者為不肖則  
多樹朋黨者進少樹朋黨者退如此則  
群邪相比周而隱蔽賢入忠盡之臣皆  
死於無罪姦詐之臣以虛譽取君之爵  
位是以世亂愈甚則國家亦不免于危  
亡矣文王曰舉賢之道奈何太公曰將  
與相分職而各以其官名舉人按其名  
以責督其寔選取人材而考試其能不  
使寔必當其名名必當其寔名寔相  
則得舉賢用才之道也

不能獲其功世亂愈甚以至  
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  
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  
賢之實也文王曰其失安在  
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世俗  
之所譽而不得其賢也文王  
曰何如太公曰君以世俗之  
所譽者為賢以世俗之所毀  
者為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

相無舉而不當之病又無言溢越俎  
之弊也

者退若是則群邪比周而蔽  
賢忠臣死於無罪姦臣以虛  
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則  
國不免於危亡文王曰舉賢  
奈何太公曰將相分職而各  
以官名舉人按其名督實選才  
考能令實當其名名當其實  
則得舉賢之道也



賞罰者賞有功而罰有罪也。

文王問太公曰賞賜所以存勸善之道刑罰所以示懲惡之道吾欲賞一人以勸百人罰一人以懲衆人為之奈何太公對曰大凡用賞者貴乎信而不欺用罰者貴乎必而不恕賞信罰必于吾耳目之所聞所見則耳目所不聞不見者莫不隱為之變化矣何也賞信罰必所謂誠也夫誠且暢達于天地通徹于神

况乎况乎

賞罰第十一

文王問太公曰賞所以存勸罰所以示懲吾欲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為之奈何太公曰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夫誠暢於天地通於神明而况於人乎

兵道者用兵之要道也。

武王問太公曰用兵之道何如太公對曰凡用兵之道莫過乎誠寔而專一惟其誠寔而專一故能獨往獨來謂無敵也昔黃帝曰一者階于道謂道不遺盡于一也幾于神謂神不越乎一也用之在乘其机顯之在因其勢成之在于君之心故聖王號兵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商王但知國之存而不知國之亡但知身之樂而不知身之殃夫所謂存者非泥于存也在乎能慮其亡耳所謂樂者非耽于樂也在乎能慮其殃耳今王已慮及其所以亡所以殃之源又豈憂其流乎武王曰若兩軍相遇彼不可得而來此不可得而往各設固守之備而未敢先發我欲議其處而取之不得

兵道第十二

武王問太公曰兵道如何太公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故聖王號兵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商王知存而不知亡知樂而不知殃夫存者非存



其便利為之奈何太公對曰外若亂而內寔整示以饑而寔飽內寔精而外若鈍使士卒一合一離如無節制一聚一散如無統紀陰秘其攻戰之謀深審其教勳之機高其壘使不得而入隱伏其精銳之士寂若無聲使不得而測敵既不知我所備彼欲其西而東必處吾則嚴其東此兵事貴神密也武王曰敵入若知我之情同我之謀為之奈何太公對曰兵家取勝之術務要密察敵人發動之機而速乘其便利復要疾擊其不意乃可勝也

兵道莫過乎一者心也凡謀復從心出即如兵道變化多端而操不過乎一心故陰符丹書孫吳兵法皆是相傳以心故謂一者心也心一而兵道無有踰乎此者○一者獨往句獨字正見一處往

來者于兵事中任我操縱而天下可以無敵○一者階道句兵之精微處曰道兵之變化處曰神不是絕有階級絕有幾至言其就可以至道入神也操之一就是道處神處惟能一而後可以言道言神所以說一階與幾也

內言修德惠民以安民生祖用在征伐故曰武韜發啓者開發啓迪其憂民之道也文王在鄴召太公問曰嗚呼今商王暴虐已極罪殺無辜公尚助予憂天下之民其道如何太公對曰王其修德以

在於慮亡樂者非樂在於慮殃今王已慮其源豈憂其流乎武王曰兩軍相遇彼不可乘此不可往各設固備未敢先發我欲襲之不得其利為之奈何太公曰外亂而內整示飢而實飽內精而外鈍一合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銳士寂若

無聲敵不知我所備欲其西襲其東武王曰敵知我情通我謀為之奈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

武韜

發啓第十三

文王在鄴召太公曰嗚呼商



禮下賢士子惠兆民以觀天道之向背  
天道未降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不  
未降災不可先謀伐罪之師必見上天  
之降殃又見下民之生災乃可以謀而  
為之天殃如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夏霜  
冬雷春凋秋榮之類入殃如五穀不熟  
饑饉薦臻盜賊滋熾姦宄竄熒之類陽  
顯明之地陰幽暗之處顯明之所為  
皆暴虐之事幽暗之處所為皆淫惡之  
行乃知其心之昏惑也必見其外之所  
行又見其內之所養外之所行皆賊虐  
之政內之所養日邪僻之非乃知其意  
之逸亂也必見其疏遠者離叛又見其  
親近者放逐乃知其情之向背也然後  
行其弔伐之道道可得而致也從其所  
入之門門可得而入也立其軍國之禮  
禮可得而成也爭其形勢之強強可得

而勝也故強者雖以爭而勝然全勝不  
在戰鬪大共無欲揚殘智與鬼神相通  
微哉微哉嘆其妙也能與人同病而相  
救接同情而相成就同惡而相扶助同  
病而相趨向故無甲兵而能勝入無衝  
机而能攻擊無溝塹而能固守衝衝車  
机弩牙也大智則人不見其智大謀則  
人不見其謀大勇則人不見其勇大利  
則人不見其利若能以智謀勇利而利  
天下者天下之人皆以智謀勇利開  
啓矣若以智謀勇利害天下者天下之  
人必閉之而不啓矣故曰天下者非一  
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取天下  
者若逐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  
若同舟濟水既濟則皆同得其利若敗  
則皆同受其害如此則天下皆有以開  
啓之無有以閉塞之也人君無取于民

王虐極罪殺不辜公尚助予  
憂民如何太公曰王其修德  
以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天道  
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不  
可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  
乃可以謀必見其陽又見其  
陰乃知其心必見其外又見  
其內乃知其意必見其疏又  
見其親乃知其情行其道道

可致也從其門門可入也立  
其禮禮可成也爭其強強可  
勝也全勝不鬪大共無創與  
鬼神通微哉微哉與人同病  
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  
好相趨故無甲兵而勝無衝  
機而攻無溝塹而守大智不  
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  
不利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



者其寔取民者也。故無取于民者，民利之無取于國者，國利之無取于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之妙在衆人之不可見，事之畧在衆人之不可聞，勝之巧在衆人之不可知。微哉微哉，嘆其妙之至也。鷲疾之鳥將有所擊，必卑伏而飛，收歛其翼，威猛之獸將有所搏，必弭耳而俯伏其身。明聖之人將有所動，必有如愚之色，入彼有商之君，衆口互相惑亂，紛紛渺渺，好色之心，無有窮極。此乃亡國之証也。吾觀其田野，草菅勝五穀，吾觀其人衆，邪曲勝正直，吾觀其爲吏者，惟務暴虐殘賊，敗亂國之刑法，上下皆不覺悟。此乃亡國之時也。大明日也，大明發而萬物皆得其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得其利，大兵發而萬物皆服其心。大哉聖人之德，有以人所不及聞見而已獨聞

天下者，天下閉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然則皆有以啓之，無有以閉之也。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國利之無取天下者，夫

見其暴止，亂憂民之心，遂矣。豈不自得其樂哉。

大共無創，一句鬼神與天地同德，無創便有，好生之德，自與鬼神相通，此乃王者作用微妙莫測，不同世之兵刃爲功者也。彙解說非。○道在不可，句不取以爲取者，其舉動在見聞知覺之外，非秘密而使入不知也。○聖人將動一句，此言聖人潛藏之用，即遵養時晦意，非陰謀取勝之意。○大明發五句，此言聖德同天，如日月之昭，雖興師起義，本光明正大之心事，爲萬物所共聞共見，根獨聞獨見之聖德，所以樂天下所共樂者，故能憂天下所共憂。彙解說俱虛。

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鷲鳥將擊，甲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今彼有商衆口相惑紛紛渺渺，好色無極。此亡國之證也。吾觀其野草菅勝穀，吾觀其衆邪曲勝正直，吾觀其吏暴虐殘賊，敗法亂刑，上下



不覺此亡國之時也。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大兵發而萬物皆服。大哉聖人之德，獨聞獨見，樂哉。

文啓以文德啓迪其民也。

文王問曰：聖人將擇何道而守？太公對曰：何用憂？而何用懼？蓋乎萬物皆可得也。何用驚？而何用憂？乎萬物皆可得也。何

文啓第十四

文王問太公曰：聖人何守？太公曰：何憂？何驚？萬物皆得何

憂何驚？猶三君思何慮也。道聚也。政之所施而人莫知其化，時之所在而人莫知其移。聖人守此無為之政，而萬物自化，無有窮盡。正如天道終而復始，循環無極也。聖人所以無為者，優游自如，取政當展轉以求，其感化求而能得，不可不藏之于密，既以藏之於密，又不可不行之于人。既以行之于人，勿復自彰明之。夫天地有其功，惟不自明其功，故能長生萬物。聖人有其治，惟不自明其治，故能名譽彰顯。上古聖人聚人而為家，聚家而為國，聚國而為天下，分封賢德之人，以為萬國諸侯。命之曰：大紀。大紀者，國家之大綱紀也。敷陳其政事教化，順從其民之風俗，使邪曲皆化為直，而變於形容，萬國風俗雖不通，各得樂其所。人皆愛其上，命之曰：大定。大定者，天

畜何憂？萬物皆道。政之所施，莫知其化，時之所在，莫知其移。聖人守此，而萬物化，何窮之有？終而復始，優而游之，展轉求之，求而得之，不可不藏，既以藏之，不可不行。既以行之，勿復明之。夫天地不自明，故能長生。聖人不自明，故能名彰。古之聖人聚人而為家。



下之平定也。嗚呼聖人務靜以化民，賢人務正己以率物，愚人不正以率，故與人必爭。上之人勞則刑罰繁多，刑罰繁多則民心生憂，民心生憂則思流離逃止。上下皆不能安其生，而累世不能休息，命之曰大失。大失者國家之政令大失也。天下之人情譬如流水，遮障之則停止，開之則通行。靜澄之則絮清，嗚呼哉！神哉！聖人既見其物之始，則知其物之終，謂見其民之所以始，則知其民之所以終也。文王曰：聖人務靜之道奈何？太公對曰：天有恒常之形，靜民有恒常之生意。天之常形謂春耕夏耘，長秋成冬藏也。民之常生謂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也。能與天下共見其生之理，而天下自靜矣。太上者因民而成治，其次者用化以成俗，夫民化於下而從

聚家而為國，聚國而為天下。分封賢人以為萬國，命之曰大紀。陳其政教，順其民俗，群曲化直，變於形容，萬國不通，各樂其所入，愛其上，命之曰大定。嗚呼聖人務靜之賢人，務正之愚人，不能正，故與人爭。上勞則刑繁，刑繁則民憂，民憂則流亡。上下不安其生，

人君之政，是以天道無為而成物，民無所與而自致富。此乃聖人之德也。文王曰：公所言乃協合我之懷，當夙夜念之于心而不忘，用為治天下之經常也。聖人何守？句當紂之時，天下紛紛，文王意欲使一世登于治，而又恐防于臣節，故以何所執守為問。○大紀大定句。此言聖人封建安民之事，集賢人以為萬國。故曰大紀。陳政教以順民俗，故曰大定。○聖人務靜句。即何憂何懼，安靜以化民也。○聖人見始句。是聖人善於防微杜漸處，能於民心之始，向即可知其終，歸民心之始，背即可知其終，去去就無常而洞鑿不爽，是豈徒見哉！惟防之預，故其見之早也。○聖人與天下句。生是民自有之生，所以說個共字，言不必要怎麼多事，只共其生足矣。大其生三

世不休，命之曰大失。天下之人如流水，障之則止，啓之則行。靜之則清，嗚呼神哉！聖人見其始，則知其終。文王曰：靜之奈何？太公曰：天有常形，民有常生，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靜矣。太上因之，其次化之，夫民化而從政，是以天無為而成事，民無與而自富。



字何等自然因自然故云天下靜

文伐者以文事伐入不用交兵接刃而伐之也

文王問曰不用戰陣以文事伐入之法奈何太公對曰凡文伐有十二節一曰因敵國之所喜好以順從其志意彼將生驕慢之心必有好事自起吾誠能因之彼必能去之二曰親其彼國之所

此聖人之德也文王曰公言乃協予懷夙夜念之不忘以用為常

文伐第十五

文王問太公曰文伐之法奈何太公曰凡文伐有十二節一曰因其所喜以順其志彼

愛大臣以分其國威一人而懷兩心其中必然衰弱若朝廷無忠臣以諫諍之社稷必至於危三曰陰賂彼國之左右近臣其情與我甚深彼身雖在內而情却在外其國必將生害矣四曰輔其淫樂以廣其荒怠之志厚賂以珠玉娛之以美人卑其辭而委曲聽令於彼順其命而求谷於君彼將不與我爭而奸雄之節乃定矣五曰嚴敬其忠臣而薄其賄賂稽留其來使勿聽信其事亟請為置代而遺以誠信之事求與親厚而信社之其君將復來合之苟能嚴敬之國乃可得而謀也六曰收其內臣而離間其外臣使牙臣在外陰相於我而敵國侵之於內其國鮮有不亡者七曰欲敵國其君心必厚賂之以利收其左右忠愛之人結其心而陰示之以利使

將生驕慢必有好事苟能因之必能去之二曰親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中必衰三曰陰廷無忠臣社稷必危三曰陰賂左右得情甚深身內情外國將生害四曰輔其淫樂以廣其志厚賂珠玉娛以美人卑辭委聽順命而合彼將不爭奸節乃定五曰嚴其忠臣



彼輕棄四民之業而蓄積於外耳。八曰：啓其臣以重寶，因與之通謀，謀而又排之。彼貪利而必信於我，是謂重結。彼此之親好也。重親之積，必能為我之用。有國而外聽於我，如此其地必至於敗矣。九曰：尊崇之以重名，無以艱危之事遺其身，示以尊大之勢，且順從之，彼必信我。使致其侈大尊崇之形，先為其顯之貌，而微飾其為聖人之德，其國乃大偷情矣。十曰：卑下以事之，必示以誠信，若得彼國之情，承順其意，以應彼國之事，如與之同生，言情好之密也。既以得彼之情，乃微密收之，時及將至，其國必敗。若天喪之也。十一曰：蔽塞敵國，自有其道。為人臣者，無不重寶，與富惡，危與密，陰示其臣以天，而且尊微，輸以重寶而賂之，收其豪傑之心，以為我用，內之所

而薄其賂，稽留其使，勿聽其事，亟為置代，遺以誠事，親而信之，其君將復合之，苟能嚴之，國乃可謀。六曰：收其內間，其外才臣外相，敵國內侵，國鮮不亡。七曰：欲錮其心，必厚賂之，收其左右，忠愛陰示以利，令之輕業，而蓄積空虛。八曰：賂以重寶，因與之謀，謀而

積者甚厚，而外故為空乏。陰內有智之士，使圖其計，納勇力之士，使其氣使彼富貴甚足，而常有繁滋，五曰：徒黨以具，是謂塞之。有國而為入塞之安，能有其國也。十二曰：養其亂臣，以迷其心，進美女，淫聲，以惑其志，遺良大馬，以勞其形，時與大勢，以引誘之上，密其勢，而與天下共圖之。十二節全條，乃成武事，所謂上察天時，下察地理，徵驗已見，乃伐之。此文伐之法也。

文伐有十句。按此似出于陰謀取勝。文王所以師太公，太公所以陳文王，何遂區區出此。然聖人不行奸，而未始不知奸。灑灑言之以為後世開主，起悟未為不可。可為此題絕大主腦。



以道人臣無不重貴與富惡  
危與咎陰示大尊而微輸重  
寶收其豪傑內積甚厚而外  
為之陰內智士使圖其計納  
勇士使高其氣富貴甚足而  
常有繁滋徒黨已具是謂塞  
之有國而塞安能有國十二  
曰養其亂臣以迷之進美女  
淫聲以惑之遺良犬馬以勞

之時與大勢以誘之上察而  
與天下畜之十二節備乃成  
武事所謂上察天下察地徵  
已見乃伐之

順啓第十六

文王問太公曰何如而可以  
為天下太公曰大蓋天下然

順啓者順天下人心而啓道之也

文王問曰何如而可以治天下太公對  
曰量之大蓋蓋天下然後能包容天下  
信之至覆蓋天下然後能約束天下仁  
之極覆蓋天下然後能懷柔天下恩之

武經七書

六韜卷七

三十一



盛。覆蓋天下。然後能保。守天下。權之道。覆蓋天下。然後能不失。天下。舉事而不疑。或則天運亦不能移。時亦不能遷。此六者。全備。然後可以為天下。政。故利。益天下者。天下。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塞之。生。養。天下者。天下。皆。德之。殺。天下者。天下。皆。賊之。能。徹。天下。而不。進者。天下。皆。通之。窮。困。天下。而不。蘇者。天下。皆。仇之。安。定。天下。而不。擾者。天下。皆。恃之。危。殆。天下。而不能。安者。天下。共。災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之。君。能。久。處。而不。亡。也。

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仁蓋天下然後能懷天下恩蓋天下然後能保天下權蓋天下然後能不失天下事而不疑則天運不能移時變不能遷此六者備然後可以為天下政故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殺

自然帝治一世意

天下者天下賊之徹天下者天下通之窮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災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者處之

三疑者欲改強離親散眾恐九不能而疑之也

武王問曰予欲建立世之功有三疑焉恐我之力不能攻彼之強離彼之親散彼之眾為之奈何太公對曰改強離親

三疑第十七

武王問太公曰予欲立功有三

武王問曰

六論卷七



散衆之術在因其勢而不逆慎其謀而不露用其財而不吝耳夫攻強者必養之使盛強益之使奮張彼大強者必然摧折太張者必然欲壞則其強斯可攻矣故攻強者必以強離親者必以親散衆者必以衆散凡謀之道以周密為寶必設之以事机玩之以貨財彼之爭心必起矣欲離其親信必因其所愛之臣與其寵幸之人與之以所欲示之以所利因用間以疏而遠之無使其人得志於國彼國之人貪利甚喜但遺之以寔乃止矣凡攻入之道必先閉塞彼之聰明而後可以攻彼之強勢毀其大殘大賊以除民之患害淫之以美色陷之以厚利養之以滋味娛之以聲樂既離間其親信必使又疎遠其民勿使彼以智謀扶助而納之務使彼上下莫覺其意

三疑恐力不能攻強離親散衆為之奈何太公曰因之慎謀用財夫攻強必養之使強益之使張太強必折太張必缺故攻強以強離親以親散衆以衆凡謀之道周密為寶設之以事玩之以利爭心必起欲離其親因其所愛與其寵人與之所欲示之所利因以

然後事可得而成慮施於民必無愛惜其財民如牛馬當類數餼食之然後從而愛之心以開啓其智智以開啓其財財以開啓其衆衆以開啓其賢有賢人以開啓故能王天下謀道周密句周是周詳密是秘密兩者不可偏廢實是極言周密之意

疎之無使得志彼貪利甚喜遺疑乃止凡攻之道必先塞其明而後攻其強毀其大除民之害淫之以色陷之以利養之以味娛之以樂既離其親必使遠民勿使知謀扶而納之莫覺其意然後可成惠施於民必無愛財民如牛馬數餼食之從而愛之心以啓



龍以變化不測，故行軍事而多心計。善藏節，故曰龍節。王者異者，王之羽翼也。

武王問曰：王者帥師，而此必有股肱羽翼之人，以成王之威神，為之奈何？太公曰：凡舉兵動師，以將為司命，司命者在乎通達無碍，不膠柱鼓瑟，而守一術，因其久之所能而授之，以職各取其所長，隨時變化，以為天網小紀，故為將者有股肱羽翼凡七十二人，以應天道七十二候，故將有司命七十二人，格其數以

智，智以啓財，財以啓衆，衆以啓賢，賢之有啓，以王天下。

龍節

王翼第十八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為之奈何？太公曰：凡舉兵動師，以將為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

如法使審知命理，命者賦之于天，理者散之于事，古人行師之際，不如此，至于殊能異技，悉備而萬事可畢矣。武王曰：請問其目。太公對曰：為腹心者一人，主贊謀策，應卒，會卒，揆度天象，消弭變異，總覽籌謀，以保全生民之命，有智謀之士五人，圖謀安危之道，思慮未萌之事，議論人之德行，才能明白功罪之可賞可罰，授官位，使當其職，決事之嫌疑，定事之可否，通天文者三人，主司星象曆數，審候風氣，逆順，推測時日，吉凶，符籙，符籙，較量災異，以審知天心去就之機，識地利者三人，職主三軍行止之形勢及利害之消息，地利之遠近，地形之險易，水之菑洩，山之阻難，而不失地之便利，曉兵法者九人，主講論形勢之異，向行事之成敗，簡選練習所用之兵。

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為綱紀，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備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武王曰：請問其目。太公曰：腹心一人，主贊謀，應卒，揆天消變，總攬計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決



器刺舉軍中之非法通糧者四人主計  
度飲食備預蓄糧通糧餉轉輸之路致  
五穀之約命二軍不至于困乏奮揚威  
武者四人主簡擇才力之士評論兵革  
如風馳電掣使人不知其所由攝伏旗  
鼓者三人主攝伏旗鼓明二軍之耳目  
鼓以明耳旗以明目或詭符印使之不  
可知或謬號令使之不可測聞忽往來  
出入如神使敵莫能窺我之形為股肱  
者四人主任重職持難重修理溝壘整  
治壁壘以備守禦之具通才者二人主  
拾遺之遺補上之過應對鄰國之賓知  
權變之士三人主行奇謀詭計施設殊  
異之事而非人所能識行無窮之變法  
為耳目者七人主往來聽入之言視其  
變動觀覽四方之事與軍中之情為牙  
爪者五人主奮揚威武激勵二軍使冒

嫌疑定可否天文三人主司  
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  
校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地  
利三人主軍行止形勢利害  
消息遠近險易水澗山阻不  
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講論異  
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舉  
非法通糧四人主度飲食備  
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令二軍

險難攻銳兵而無所疑慮為羽翼者四  
人主播揚名譽震懼遠方動搖四境以  
弱敵入之心為遊士者八人主伺敵之  
姦候彼之交開闢人情之向背視敵  
人之意以為間謀為術士者二人專主  
燕譎詐之術依託鬼神以惑亂敵國眾  
人之心為方士者二人專主百藥以治  
瘵金瘡以痊萬病能法算者二人專主  
計會二軍營壘之廣狹糧食之多寡及  
財用出入之數  
王者有股肱股肱羽翼奔走禦侮之堪  
名也王者帥師未有自立為將且威神  
亦不是一人成得故云必有有直是資  
賴在入之意○七十二人二句七十二  
人以應天道乃借以立名使錯綜有法  
疏數有紀不至紊亂無稽也歌云腹一  
謀五天地二兵九糧威俱四擔三西伏

不困之奮威四人主擇材力  
論兵革風馳電掣不知所由  
伏旗鼓三人主伏旗鼓明耳  
目詭符印謬號令聞忽往來  
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任重  
持難修溝壘治壁壘以備守  
禦通才二人主拾遺補過應  
對賓客議論談語消患解結  
權士三人主行奇謀設殊異



旗股防繼通才叔士二三參耳七水三  
羽翼四遊八術二方士三籌法二八士  
八等七十一八振入囊

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耳目  
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  
方之事軍中之情爪牙五人  
主揚威武激勵三軍使冒難  
攻銳無所疑慮羽翼四人主  
揚名譽震遠方動四境以弱  
敵心遊士八人主伺姦候變  
開闔人情觀敵之意以為間  
謀術士二人主為譎詐依託

鬼神以惑衆心方士三人主  
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法  
筭二人主會計三軍營壘糧  
食財用出入

論將第十九

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奈何  
何太公曰將有五材十過武

論將者評論將帥之賢否也

武王問曰評論將帥之道奈何太公對  
曰為將有五者之材畧有十者之過失  
武王曰敢問其目對曰所謂五材者勇  
智仁信忠也勇者旅力過人故不可犯



知者謀畫萬全故不可亂仁者心存惻隱故能愛人信者號令誠實故不可欺忠者盡已報國故無二心所謂十過有勇攻而輕于死者有性急而欲速者有貪安而性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于傷人害物者有智而心怯懦者有信而喜於信人者有性廉潔而不肯受人者有智而心緩慢者有性剛而自用其能者有懦弱而性喜用人者有勇而輕死可暴激而殺之也急而心速可持久而困乏也貪而好利可入貴重之賂議之也仁而不忍人可勞而擾之也智而心怯可窘而辱之也信而喜信人可用詐而誑之也廉潔而不愛人侮而慢之必怒也智而心持緩嚴擊而取之必破也剛毅而自用可以事煩之也懦而喜任人可

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

軍民所係存亡之道也三軍之命在於將故曰將者國家之輔佐先王之所重也人君置將不可不審察也故曰兵不能兩軍皆勝亦不能兩軍皆敗兵出吾之國踰人之境不出十日之外不有喪亡其國者必有破軍殺將者武王曰公言善哉

將有五句德見人君要明于知人慎于選將若有材而善用過即抵于材之內有材而不善用過即伏于材之中故不可不審○將者先王句重將所以重國家重社稷也

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好利者可賂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而喜任人者可



選將者簡選士之能者而任之為將

武王問曰王者舉兵簡練英雄以知士之高下為之奈何太公對曰夫士之外貌不與眾情相應者十五事有外似賢而內寔不肖者有性溫和良善而反為盜者有外貌恭敬而心急慢者有外若謙謹而內無恭敬者有精於然詳細而無精寔者有湛湛然澄清而無誠信者有好謀慮而無決斷者有外如果敢而內寔不能者有外貌慈而內寔不信者有變遷無定多所遺忘而內反忠寔者有心好詭激而作事反有功効者有外勇敢而內怯弱者有貌肅然恭敬而反輕易人者有嗚嗚然威嚴而反沉靜專慈者有勢虛形弱而出外無所不至無使不成遂者此等之人眾人所賤而

武王問曰

歟也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故曰兵不兩勝亦不兩敗兵出踰境期不十日不有亡國必有被軍殺將武王曰善哉

選將第二十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簡練英雄知士之高下為之奈何太公曰夫士外貌不與眾情相應者十五有賢而不肖者有溫良而為盜者有貌恭敬而心急慢者有外謙謹而內無恭敬者有精精而無情者有湛湛而無誠者有好謀而

六韜卷二

三十一



棄之。聖人獨貴之。聖人貴人。因材任使。凡人所不知也。非有知人之大明。不能見其岸際。此士之外貌。不與眾情相應也。武王曰。何以能知之。太公對曰。欲知其賢否。有八事。徵驗之。一曰。詢問之以言。以觀其詳細。二曰。窮究之以辭。以觀其權變。三曰。與之以間。謀之以言。以觀其誠實。四曰。明白顯問。無有隱情。以觀其德行。五曰。使之以財。貨。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之以患難。以觀其勇敢。八曰。醉之以醇酒。以觀其態度。八者之徵驗。全備則上之賢。不肖可分。別矣。

王者簡練句。英雄混于儔伍。而不自表異。要在上者于眾人中簡拔之。又從其才之過不及。而精練之。則英雄始出。而勳治矣。○八徵備句。是在我有。一副識。

英雄的法。而又必詳。且慎。以用之。則賢不肖無從欺瞞矣。

無決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惛惛而不信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實者。有詭激而有功效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肅肅而反易入者。有嗃嗃而反靜慤者。有勢虛形劣而出外。無所不至。無使不遂者。天下所賤。聖人所貴。凡人不知。非有大明。不見其際。此士

之外貌。不與眾情相應者也。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知之有八。徵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詳。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間。謀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



以酒以觀其態八徵皆備則賢不肖別矣

立將者建正太將也

立將第二十一

武王問曰人君建立太將之道奈何太公對曰凡國家有患難君避去正殿召將而詔告之曰社稷之安與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守臣職願將軍帥師以應之將既受君命君乃命太史卜之王乃齋三日往太廟饋靈龜卜問吉日以授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凡國家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

面而立君親操鉞持其首授將以柄曰從此上至於天者將軍制之君復操斧持其柄授將以刃曰從此下至于淵者將軍制之見敵之處則前雖見敵之處則且止勿以三軍為眾盛而輕易敵人勿以受大君之命為重而期以必死勿以自己之身尊貴而屈他人勿以己之獨見而違眾心勿以辯捷之說為必然而偏聽士眾未坐將勿先坐士眾未發將勿先食太寒太暑勿服裘張蓋必與眾同之若能如此士眾必為之盡死力以前進太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家之事不可從外治之軍旅之事不可從中制之既為吾君又愛吾身是有一心不可以事奉人君君有疑于將將有疑于君不可以往應敵國臣既受石之命專主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

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饋靈龜卜吉日以授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



于、公、頓、君、亦、垂、一、言、之、命、于、臣、君、若、不、  
許、臣、臣、不、敢、為、將、君、已、許、之、乃、辭、而、行、  
軍、中、之、事、不、聽、聞、於、君、命、皆、從、大、將、而、  
出、臨、敵、決、戰、無、有、疑、一、之、心、如、此、則、無、  
矢、於、上、無、地、于、下、無、敵、于、前、無、君、于、後、  
是、故、智、者、為、之、盡、謀、勇、者、為、之、赴、鬪、氣、  
凌、厲、乎、青、雲、疾、若、馳、騫、故、兵、不、用、接、刃、  
而、敵、自、降、服、戰、既、勝、于、外、功、又、立、於、內、  
為、吏、者、超、遷、上、賞、百、姓、皆、歡、悅、將、帥、無、  
咎、殃、是、故、風、雨、應、時、節、五、穀、皆、豐、登、祥、  
纓、得、安、寧、兵、雖、不、祥、之、事、而、命、將、得、道、  
反、為、國、家、之、福、如、此、立、將、可、不、慎、與、武、  
王、所、以、美、其、言、之、善、也、  
軍、事、皆、由、句、任、之、專、也、責、之、重、也、蓋、任、  
不、專、則、必、分、責、不、重、則、令、不、行、

三軍為眾而輕敵勿以受命  
為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  
人勿以獨見而違眾勿以辯  
說為必然士未坐勿坐士  
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  
士眾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  
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  
治軍不可從中御一心不可  
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

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  
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  
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  
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  
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  
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  
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  
是故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  
闘氣厲青雲疾若馳騫兵不



將威者論將之不可無威也

武王問曰大將以何者為威以何者為明以何者為禁止而令行太公對曰將以有罪必戮能誅其職之大者為威以有功必賞能賞其職之小者為明以用

罰詳審為禁止者而令行也故殺一人而三軍震懼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喜悅者賞之法每屈于大故殺之貴大恩每忽于小故賞之貴小殺其當要路權貴重之人是刑極其上也賞及牧牛之豎馬洗之夫及廐養之徒是賞通其下也刑能極其上賞能通其下則設施公正三軍震而萬人悅將威之所以能行也

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廷上賞百姓懽悅將無咎殃是故風雨時節五穀豐登社稷安寧武王曰善哉

將威第二十一

武王問太公曰將何以為威何以為明何以為禁止而令

行太公曰將以誅大為威以賞小為明以罰審為禁止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震懼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悅者賞之殺貴大賞貴小殺及當路貴重之人是刑上極也賞及牛豎馬洗廐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



武王問曰吾欲三軍之衆攻入之城爭

先登戰于野爭先起士卒好戰聞金鼓而止則軍怒聞鼓聲而進則軍喜為之奈何太公對曰為將有三者必勝之道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對曰為將者陰冬不服重裘與士卒同其寒也盛夏不操扇與士卒共其熱也大雨不張傘蓋與士卒均其濕也名曰有禮之將為將而厚於自奉身不服禮則無以知士卒之寒暑而辭其情矣出隘塞之險犯泥塗之艱將必先為之下步舍軍而徒行名曰効力之將若為將而適色自便身不服力則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而辭其情矣軍皆安定幕次將方就舍士卒炊者皆熟將方就食軍士不舉火以炊

勸軍第二十三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三軍之衆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聞金聲而怒聞鼓聲而喜為之奈何太公曰將有三勝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

將亦不先舉名曰能禁止嗜欲之將為將不身服止欲則無以知士卒之飢飽而辭其情矣夫為將者與士卒能共其寒暑勞苦飢飽如此則三軍之衆聞鼓聲喜其進聞金聲怒其退攻入高城深池而矢石繁下士卒相率而爭先登若遇野戰自必始合士卒踴躍而爭先赴若此者士卒非好愛其死亡而歡樂其傷殘也為其將能知已之寒暑飢飽之詳審而見士卒寒暑飢飽之昭明故願效其死力也

塗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方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飢飽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飢飽故三軍之衆聞鼓聲則喜聞金聲則怒高城深池矢石繁



陰符者陰為符節以通主將之意不使  
知之也

武王問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境地三軍  
倉卒之間有緩急之事或得利或遇害  
此時言語文字不通五將以近通其遠  
從中以應其外以給足三軍之所用為

之奈何符符節也或以銅或以竹中分  
為二右留于君左在將所有事陰通而  
合之太公對曰主與將有陰符往來相  
通凡八等遇有三事陰使入通之雖傳  
符之人亦不得而知焉有與勝克敵之  
符其長一尺破入之軍殺入之將其符  
長九寸降入之城得入之邑其符長八  
寸却退敵人而報遠其符長七寸警書  
上表使之堅守其符長六寸請糧益兵  
其符長五寸吾軍敗此將帥亡沒其符  
長四寸吾軍失利亡沒士卒其符長三  
寸諸奉使行符稽留存若符中事漏洩  
聞者與法者皆誅殺之已上八符主與  
將秘聞之所以陰通言語不漏泄中與  
外所相通而能知之術故雖有聖人之  
智莫之能識也武王曰公言善哉  
六符主句不用語言文字而用符恐洩

武經七書

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  
先赴士非好死而樂傷也為  
其將知寒暑飢飽之審而見  
寒暑之明也

陰符第二十四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  
侯之地三軍卒有緩急或利

或害吾將以近通遠從中應  
外以給三軍之用為之奈何  
太公曰主與將有陰符凡八  
等有大勝克敵之符長一尺  
破軍殺將之符長九寸降城  
得邑之符長八寸却敵報遠  
之符長七寸警眾堅守之符  
長六寸請糧益兵之符長五  
寸敗軍亡將之符長四寸失

六符主句



之。下外分必符。正使人測度。不得主將  
秘聞。此外一人不可得洩也。

陰書者。陰為書。見信以相通。主將之言。不  
使入知之也。

武王問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而主與  
將欲合兵。行無窮之變化。謀不測之利  
便。其事繁而且多。陰符不能明之。相失  
道路。遼遠言語。不得相通。為之奈何。太  
公對曰。諸有陰密之事。與太謀慮。當用  
陰書。不用陰符。主用書。遣將。將用書。問  
事。書皆合一。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再離  
者。分其一書之文。為三部。謂上中下之  
書。又分為二分也。三發而一知者。持書  
必用三人。使一人各操一。全閱則無  
遺。單看則未明。雖持書者相參。而不知  
情也。此謂之陰書。教雖有聖智之力。莫  
之能識。武王曰。公言善哉。

利亡士之符。長三寸。諸奉使  
行符。稽留者。若符事泄。聞者  
告者。皆誅之。入符者。主將秘聞  
所以。陰通言語。不泄中外相  
知之術。敵雖聖智。莫之能識。  
武王曰。善哉。

陰書第二十五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  
侯之地。主將欲合兵。行無窮  
之變。圖不測之利。其事煩多。  
符不能明。相去遼遠。言語不  
通。為之奈何。太公曰。諸有陰  
事。大慮當用書。不用符。主以  
書。遣將。將以書。問主。書皆一  
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再離  
者。分書為三部。三發而一知。



軍勢者行軍破敵之勢也在主半而功倍可敵前言兵机貴隱後言兵勢貴雄

武王問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對曰三軍之勢不可執一因敵家之舉動權變之道不可預設生于兩陳之間兵之奇正發于無窮之源故至要之事不先語于人用兵之法不可言傳且事之至者

必密其机不可徒聽入言也兵之用者必隱其情不可執定形狀也倏然而往忽然而來能獨自專擅而不制于人者用兵之道也人得聞我之情則必議我之動靜人得見我之形則必謀我之虛實我之動靜彼得知之則必為彼所困我之虛實彼得得之則必為彼所危此用兵所以貴密也故善戰者不待張吾之軍而與之戰謂其謀密運以取勝也善除患者理于患未生之初勝敵者見微察隱而取勝於無形上無與人戰而自能取勝于彼故與入爭戰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陷于已亡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謀與衆人同非國也技藝與衆人同非國工也兵之事無天于必克必克者必勝於人也兵之無無有于玄默玄默者玄妙而秘默也

者言三人人操一分相參而

不使知情也此謂陰書敵雖

聖智真之能識武王曰善哉

軍勢第二十六

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因於敵家之動變生於兩陳之間奇正發於

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足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定見也倏然而往忽而來能獨專而不制者兵也聞則議見則圖知則因辨則危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戰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



兵之計無有六於不意者也。敵之不意也，兵之謀無有入于不識不識者，謀之深而敵不能知也。夫先聲奪人，先示怯弱之形于敵，而後與之戰者，也。示弱于敵而設奇伏，故士以此用其半，下功則必倍焉。惟聖人之用兵，徵驗于天地之變動，而人莫知其然，故曰：「陰陽之道，而從其往來之候，當天地一盈一縮之理，而因以爲恒常之道，則必有死有生之命。正天地盈縮之形也，故聖人因之以用兵，而爲生殺之政焉。故曰：未嘗虛莫之形，而與之戰，兵雖衆多，必至於取唯善戰者行兵處之，不特其有可勝之形，則起見有不可勝之形，則止。故曰：無恐懼之否，無猶豫之心，用兵之害，惟猶豫不決最大。三軍之災，不過于狐疑善用兵者，見利則必進而不可

及將也。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技與衆同，非國工也。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默，動莫大於不謀，莫大於不識。夫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士半而功倍焉。聖人微以天地之動，孰知其紀，循陰陽之道而從其候，當天

失遇時則果敢而不疑，若失利後時而動，反受其殃禍。故智者順其時而不失其利，巧者一決而無猶豫之心，是以急疾之雷，人不及掩其耳，迅速之電，人不及瞑其目，赴之也若鶩，用之也如狂，當及者破散，近之者滅亡，其誰能禦之。夫將人有所不能言，而我先能守之者，神也。人有所不及見，而我先能視之者，明也。故能知神明之道者，守於未形，視于未萌，則戰有必勝，野無暴橫之敵矣。攻有必破，對無建立之國矣。武王曰：「公言善哉。」奇正之源，二句。源心也。惟心之用最爲無窮，千變萬化，俱從此出。非僅奇正而途奇正之交，不可方物，但視其所發之源，與義源之人，何如耳。義無窮源，亦與之無窮也。善戰者不可命將出師，其意敵勢，此戰之舉，而非所論于善

地盈縮，因以爲常，物有死生，因天地之形，故曰：未見形而戰，雖衆必敗。善戰者，吾之不見見勝，則起，不勝則止。故曰：無恐懼，無猶豫，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善戰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故智者從之而不失，巧者一決而不



戰者善戰者潛謀秘計未戰而勝已在握矣○聖人微于句救亂伐暴聖人之不得已但造化消息原有自然道理聖人微之後動方是發天行道意思○知神明奇神明妙用印出尋常萬物正是無窮之源處天下更有何故乎

兵原無奇以每事皆從權變故為奇也

武王問曰王用兵之法度大要何如太公對曰古人之善戰者非能戰于九天之上而取勝也非能藏于九地之下而取勝也其成與敗皆由用兵之神勢如何乎神勢者用兵之勢神妙莫測也故得其勢者國昌盛失其勢者亡滅夫兩軍對陣之間出甲陳兵或縱其士卒或亂其行列者所以急變詐之道以誘敵也處軍必依草木深茂之地者所以為遁走之計也據守溪水山谷之險阻者所以止敵之車禦敵之騎也屯定于險隘關塞山陔林木之處所以用我之少而能擊人之衆也屯扎於水澤低坳窳冥幽暗之處者所以藏匿其兵之形也石列清明無隱蔽之處者所以闢其

猶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瞑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禦之夫將有所不言而守者神也有所不見而視者明也故知神明之道者野無橫敵對無立國王曰善哉

奇兵第二十七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法大要如何太公曰古之善戰者非能戰於天上非能戰於地下其成與敗皆由神勢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夫兩陣之間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所以為變也深草翁翳者所以遁逃也谿谷險阻者所以止



身而後得盡其力也行兵疾如箭簇之  
急流擊如怒牙之張動者所以破入之  
精微也精微言其謀之精詳微妙非疾  
戰不能破之也詭詐隱伏施設奇兵遠  
張其軍以誑誘之者所以破入之軍擒  
人之將也使五軍四分五裂若無統紀  
于一者所以乘便因處擊入之圓陣破  
人之方陣也因彼軍之驚駭而衝擊者  
以一擊入之十也因彼軍之勞倦暮舍  
而奮出者以十擊入之一也暮舍夜宿  
於營舍也且奇巧之技為天潢飛江者  
所以越絕深水流渡江河也用強弩與  
長共者所以欲距水而與人戰也長其  
關限遠其下候暴疾往來詐誘遁逃者  
所以降人之城服人之邑也沫駭諛而  
前行使士卒謹譁混貫者所以疑誤敵  
人而行我奇謀也因其大風甚雨而進

軍禦騎也隘塞山林者所以  
少擊衆也坳澤窈冥者所以  
匿其形也清明無隱者所以  
戰勇力也疾如流矢擊如發  
機者所以破精微也詭伏設  
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  
將也四分五裂者所以擊圓破方  
也因其驚駭者所以一擊十也因  
其勞倦暮舍者所以十擊百也

有所以擊入之前擒入之後而出其不  
息也偽稱敵人之來使者所以斷彼之  
糧道而使之莫覺也詐譔號令與敵同  
其服色者所以防備彼軍之走北而為  
追嚴計也將戰必以義激之者所以勵  
士衆欲以制勝于敵人也尊以爵秩重  
以賞賚者所以勸士之用命也嚴以五  
刑重以五罰者所以進吉罪息之兵也  
喜怒以情言因其可喜者喜之因其可  
怒者怒之不妄喜亦不妄怒也予奪以  
辭言有功者與之有罪者奪之不妄與  
亦不妄奪也文武以政言文以附之武  
以威之弛張寬猛之指濟也徐疾以令  
言徐以縱之疾以收之蔡舍開塞之得  
宜也凡此四者皆所以調和二軍使之  
心同力一臣下使之方齊也處高敞之  
地便於眺望所以為我營守也保險阻

奇技者所以越深水渡江河  
也強弩長兵者所以踰水戰  
也長關遠候暴疾謬遁者所  
以降城服邑也鼓行謹囂者  
所以行奇謀也大風甚雨者  
所以搏前擒後也偽稱敵使  
者所以絕糧道也譔號令與  
敵同服者所以備走北也戰  
必以義者所以勸衆勝敵也







五音者官商角徵羽各有所應也言兵家要五音慎其所應而制之亦可佐五音之勝也

武王問曰律音之聲亦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及勝負之決乎太公對曰深哉哉王之問也夫律管有十二謂六律六呂也六律謂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

射也六呂謂太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也其要有五音謂官商角徵羽此真正聲也萬代不改易五行之神亦道之經常也金木水火土亦各以勝攻不勝也三皇伏羲神農軒轅古者三皇之世用虛無之情以制入之剛強此時無有文字皆由五行之道乃天地自然之理六甲之所以分至微至妙之神也六甲之分謂甲乙屬木丙丁屬火戊己屬土庚辛屬金壬癸屬水是也微妙之神謂水神曰青龍火神曰朱雀土神曰黃龍金神曰白虎水神曰玄武是也其法以天氣清淨無陰雲風雨之日至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約去九百步外徧持十二律管當耳大呼噪震應之以見其應我敵必有聲應我入于管中其聲之來也甚為微妙角聲應管當用白

俱治與之俱亂得賢將者兵強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武王曰善哉

五音第二十八

武王問太公曰律音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決乎太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夫

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官商角徵羽此真正聲也萬代不改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也古者三皇之世虛無之情以制剛強無有文字皆由五行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



處方位時日勝之。角散屬木。白虎屬金。金能克木也。商散應管。當以朱雀方位。時日勝之。商散屬金。朱雀屬火。火能克金也。羽散應管。當以勾陳方位。時日勝之。管散屬水。勾陳屬土。土能克水也。五行之符驗。佐勝之徵兆。而兵之成敗。其尤先見於此也。武王曰。公言善哉。太公曰。微妙之音。皆在外候。而得武王曰。何以能知其故。太公對曰。因敵入。若有驚動。則聽其鼓。以占五音。角屬木。枹鼓以木為之。故聞枹鼓之音者。知為角散之應。徵屬火。故見火光者。知為徵散之應。商屬金。故聞金鐵矛戟之音者。知為商散之應。羽屬水。水散清亮。嘯呼之

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徧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武王曰。善哉。太公曰。微妙之音。皆在外

音似之。故聞人嘯呼之音者。知為羽散之應也。宮屬土。土性靜。而無散。故寂寞無聞者。知為宮散之應也。此五音者。亦應五行。乃散色之符驗也。言前律管中所應。官商角徵羽之五散。分屬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勾陳之五色。寔相符合也。○正散萬代句。散雖迭出。變化不出。此五散。所以為正散。如可易。則非正散矣。萬代尚且不易。而況區區用兵。有外于此乎。○五行之符句。萬籟吹噓。原有玄微合應之理。精察之者。便有佐勝之徵。乃知師曠審音。季扎觀樂。為不誣也。

候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枹鼓之音者。角也。見火光者。徵也。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聞人嘯呼之音者。羽也。寂寞無聞者。宮也。此五音者。聲色之符也。



兵徵者。兵家勝負之徵兆也。或凶或吉。皆先見焉。為將者不可不知。

武王問曰。吾欲於未戰之前。先知敵之強弱之形。豫見彼此勝負之徵。為之奈何。太公對曰。勝負之徵。精神先見於外。惟明將能察之。其效驗在。入謹候伺。敵人之出入進退。審察其動靜。與軍中言語妖祥之事。及士卒所相告語之詞。凡三軍心志喜悅。士卒皆畏慎法令。敬守其主將之命。相喜以破敵之期。相陳以勇猛之事。相賢以威武之勢。此強盛之徵也。三軍頹數驚動。士卒之心不能齊。各相恐懼。敵人之盛強。眾相私語出師之不利。士卒耳目相屬。皆驚懼之狀。妖言不止。眾口交相扇惑。不畏其法令。不尊重其主將。此怯弱之徵也。三軍

兵徵第二十九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未戰先知敵人之強弱。豫見勝負之徵。為之奈何。太公曰。勝負之徵。精神先見。明將察之。其效在。入謹候。敵人出入進退。察其動靜。言語妖祥。士卒所告。凡三軍悅懌。士卒畏法。敬其將命。相喜以破敵。相陳以勇

行伍齊整。陣勢堅固。深溝高壘。便於固守。又有大風甚雨。益利我軍。三軍無故。旌旗前向。而指金鐸之聲。揚起清聲。鼓之聲。宛轉高鳴。此得神明之助。佐太勝之徵也。行伍陣勢。俱不堅固。旌旗繁亂。而相連。選兵之所動。則逆天風甚雨之利。士卒之氣。驚恐畏懼。彼此斷絕。而不相聯屬。戎馬驚駭。奔逸而不調。昔兵車之軸。忽然斷折。金鐸之聲。下以濁振之。不清也。鼙鼓之聲。濕以冰擊之。不鳴也。此大敗之徵也。凡攻人之城。圍入之邑。城之氣色。如死灰之狀。故其城可以屠。城之氣。若出而北。其城可以克。城之氣。若出而西。其城可以降。北與西。屬陰。陰主殺。故可降。可克也。城之氣出而南。其城不可拔。城之氣出而東。其城不可攻。南與東。屬陽。主生。故不可攻。不可

猛相賢以威武。此強徵也。三軍數驚。士卒不齊。相恐以敵強。相語以不利。耳目相屬。妖言不止。眾口相惑。不畏法令。不重其將。此弱徵也。三軍齊整。陳勢以固。深溝高壘。又有大風甚雨之利。三軍無故。旌旗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聲。鼓之聲。宛以鳴。此得神明之



孫也。城之氣出而復入者，守城之主必  
然逃北。出而復入，無主之象也。城之氣  
若出而復我軍之上，我軍必病，以賊之  
氣勝我也。城之氣若出高而無所止，主  
用兵長久，高而無止，長久之象也。凡攻  
城圍邑，經過一旬而天不雷不雨，無可  
乘之便，必當速去之。以被城中必有未  
輔佐之人，此攻城者審知其可攻則攻  
之，不可攻則止矣。武王曰：公言善哉。

助大勝之徵也。行陣不固，旌  
旗亂而相遠，逆大風，甚雨之  
利，士卒恐懼，氣絕而不屬，戎  
馬驚奔，兵車折軸，金鐸之聲  
下以濁，鼙鼓之聲濕以沐，此  
大敗之徵也。凡攻城圍邑，城  
之氣色如死灰，城可屠，城之  
氣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氣出  
而西，城可降，城之氣出而南

城不可拔，城之氣出而東，城  
不可攻城之氣出而復入，城  
主逃北，城之氣出而覆我軍  
之上，軍必病，城之氣出高而  
無所止，用兵長久，凡攻城圍  
邑，過旬不雷不雨，必亟去之。  
城必有大輔，此所以知可攻  
而攻不可攻而止。武王曰：善  
哉。



農器者以農器戰用兵之器也

武王問曰天下安定國家無爭戰攻之器具可無修乎守禦之備用可無設乎太公對曰戰攻守禦之器具盡在於農人一事農家之有耒耜即其兵家之有行馬蒺藜也耒耜田器行馬以木為之螭頭劍亦以木為之蒺藜以木為之或以鐵為之皆拒守之器也馬用之乘牛用之耕車輿用之載其兵家之有營壘蔽櫓也農家鋤耨之具其兵家之矛戟也農家之簞飾蓋笠其兵家之有甲冑干櫓也鑿人鋤也鋪鋤也斧以之斫鋸以之斲并自以之春其如兵家有攻城之器也牛馬耕載所以轉輸糧餉也雞之司晨犬之警守其如兵家之有伺候之義也婦人織紵絹帛纂絲其如兵家有旌旗

農器第三十

武王問太公曰天下安定國家無爭戰攻之具可無修乎守禦之備可無設乎太公曰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耒耜者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耨之具其矛戟也簞飾蓋笠者其甲冑干櫓也鑿鋪斧鋸并

之用也丈夫平治土壤其如兵家有攻城之象也春月鑿去草棘其如戰之以車騎先出也夏月耘耨田疇其如戰之以步兵後出也秋月收割禾薪其如用兵之糧食儲備也冬月充實倉廩其如兵之堅守備用也田里之間相聯為伍其如兵家之約束符信也里有吏主之官有長統之其如軍中之將帥也每里有周垣限隔之不得相過越其如兵家隊伍之分也輸運穀粟收取芻草其如兵家倉廩府庫之備也春秋二時治城郭之缺壞修溝塹之堙塞其如兵家屯壘之法也故用兵之器具盡在農家之人事也善治國者皆取足於農家之人事故必使百姓遂其六畜之生無使失時闕其田野之業無使肥蕪究其安處之所無使離居丈夫治田有餘數不令廢農

曰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也雞犬其伺候也婦人織紵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鋤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其堅守也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垣不得相



事人織紵有尺度不使廢女工此乃  
富國強兵之道也武王曰公言善哉  
用兵之具句即古寓兵于農之意無事  
民即吾兵有事兵即吾民不待別設備  
具而國家長享太平之樂矣

過其隊分也輸粟取芻其廩  
庫也春秋治城郭修溝渠其  
漸壘也故用兵之具盡於人  
事也善為國者取於人事故  
必使遂其六畜闢其田野究其  
處所文夫治田有畝數婦人  
織紵有尺度是富國強兵之  
道也武王曰善哉



